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九

韓愈上書請學霸秦議矣新詰別書都督兼提舉萬壽觀事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驃騎將軍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魏紀一 一起上章因影盡之
默攝提格凡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

黃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
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
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
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豪不與用濃峻急有
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
故能艾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

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事不可秘乃發喪
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
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
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
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令所在給其
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
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
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
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
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
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

魏文帝

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孝懿
之弟也羣臣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
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
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
皆辦明日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
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
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二月丁未
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
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 丁卯葬武王
于高陵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苗監國謁者灌
均希指奏臨苗侯植醉酒悻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爲安

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
口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
非人性分殊也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
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
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
滅哀夫 初置散騎常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爲官者
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
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司馬孚曰今嗣
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
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尚書陳羣以天
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灋州郡皆置中正

魏文帝

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
高下 夏五月戊寅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夫人
丁氏曰太王后 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
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
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
叛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
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將
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
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
心因豐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
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

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執難卒離
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
威降其三種胡與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
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出
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
華懼乞降河西平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
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
進叛欲與燉煌并執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
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
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

二百及官屬緣酒泉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
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
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王引軍南巡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
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
達有容止才觀王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
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
城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
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
孫劉接連若有變能為國生患王不聽遣征南將軍夏
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

來降封破走還成都初封本羅侯寇氏之子漢中王初
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爲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
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武
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甲午王次于譙大饗六軍
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
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
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入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
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魏王旣追漢制替其大禮
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
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

促也 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
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
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
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瀆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
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瀆者皆舉
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
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瀆賜逵爵關
內侯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
於圖緯其事衆其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
許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
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二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

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瀆改元大
赦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
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
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
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
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
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
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
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
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
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帝欲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
創業革制當求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
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灋漢氏因之非先王之
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藏之臺閣
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帝如洛陽 帝謂侍中蘇則
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
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即不求
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帝召東中郎將蔣
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彥尚曰卿腹心
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
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

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
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
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
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
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
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
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
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
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徙

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
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二年春正
月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三月加遼東太
守公孫恭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蜀中傳言漢帝
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
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
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
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
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
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
悅左遷詩爲部丞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

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
爲司徒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
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
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灑度
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疆大之
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
諸侯力爭或曠出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阮儒漢興
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
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二國鼎峙晉氏失
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

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宋氏代唐四方幅裂朱
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
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
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
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
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
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
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
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
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
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

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灋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言多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